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BIBLIOTHEQUE DE FRANCE



Œuvres choisies
d'Etiemble

比较文学之道：
艾田伯文论选集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上海译文出版社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Œuvres choisies d'Emble

比较文学之道： 艾国伯文选集

（法）艾国伯 著 李金枝 译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BIBLIOTHEQUE DE FRANCE

Œuvres choisies
d'Etiemble

比较文学之道：
艾田伯文论选集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较文学之道：艾田伯文论选集 / (法) 艾田伯著；
胡玉龙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
ISBN 7-108-02354-7

I. 比... II. ①艾... ②胡... III. 比较文学 - 文集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2593 号

责任编辑 张艳华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375

字 数 144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作者与译者合影

艾田伯(René Etiemble 1909—2002), 是法国著名学者、东方学专家、比较文学泰斗, 也是小说家、颇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他曾执教于蒙彼利埃大学和索邦大学, 并任巴黎三大比较文学系主任。艾田伯具有百科全书般的渊博学问, 精通多种语言, 是西方学术界最早倡导打破“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之一。其各类著作多达六十余部, 涉及小说、戏剧、文学评论、翻译作品等许多领域。代表性学术著作有:《比较不是理由》、《面向全球的比较理论》、《(真正的)总体文学论文集》、《世界文学新论文集》、《中国之欧洲》等。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总序

法兰西使人发现她是这样一个民族，人们
可以凭借精神与情感——犹如凭借种族
归属于她。

——勒维纳斯《困难的自由》

法兰西之独特魅力源于她的灿烂文化。当今西方文化学术领域诸多重要思潮及流派均可溯源于法兰西。故欲了解西方文化、促进中西文化沟通，不可不对法兰西文化作深入、中肯的研究。然而，当代法国诸多文化学术重要作品于国内介绍甚少，更因所译作品多系英、德文转译，有碍读者对原作之正确理解与认识，甚而造成某些理论不实与失误。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法语学术著作的译介，确是当务之急。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组织翻译了《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意在向广大读者译介法兰西文化学术精品，促使法兰西文化学术译著规模化、系统化。丛书所选，以当代法国名家名著为主，从文化角度收入当代法国哲学、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历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等领域的优秀代表之作，分五个系列编辑。企盼《丛书》

能够成为既具学术品位又具普及性的书库,有助读者凭借精神与情感感受法兰西文化,实现中法文化学术之真实、深入而持久的交流与对话。是所望焉。谨为序。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

序 言

艾田伯夫人

有人曾经责怪过艾田伯，将来还会有个别人责怪艾田伯。那不仅是因为他的学问博大，而且是因为他的那些旨在让比较文学从陷入已经过时的做法和主题的泥潭之中再度凸显的主张及其使用过的方法。难道他的百科全书般的渊博学问，他的教学方法和模式不切实际，如同乌托邦一般？

其实，艾田伯从孩提时代起就已暗下决心，希望在智力方面要远远超出他所出生的那个阶层的水平。在那个一贫如洗的省份中，猖獗肆虐的各种迷信活动，特别是对社会等级的迷信主宰着一切。由于出身贫寒，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他被所谓的各种禁忌和偏见所禁锢。在小学、中学，他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后来，他得到奖学金，跨入了位于巴黎于勒姆大街的高等师范学校的门槛。在学校，他有机会与出身名门望族的同学一比高低。他最初的志向是拿下很难得到的哲学教师资格证书。他认为，只有会中文，像研究欧洲哲学一样地研究中国哲学，那才算得上是研究哲学。在他的老师们看来，这种看法简直是无稽之谈。于是，他改读获语法教师资格证书的课程，同时继续研究中文和中国哲学。

当他刚得到语法教师资格证书，1937年世界上发生了许

多事件,他不得不选择了别的道路。他曾在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大学执教,还在墨西哥教学,直至他踏上返回欧洲的路程。其间他在安得列斯群岛、北非停留,并在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教学多年。

回国后,他被任命为蒙彼利埃大学教授,后被任命为索邦大学教授。他致力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只是在1968年他被任命为巴黎三大(原名索邦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之后,他在其他大陆积累的经验、他惊人的工作魄力及其学习其他语言的孜孜不倦的精神,才有了用武之地。在学校里,他与他的学生、弟子们一道检验他的语言知识,并不断完善其对该学科的设想。这些设想在他所组织的多语种研究中,特别是在关于翻译的研讨会中得以落实。精通稀有(或被认为是稀有)语种的弟子归附于他,给这些研讨会平添了巨大的热情和活力。^①

他设计了一种关于“不变量”的理论。其中,不变量所涉及的,正是各种形式的(非洲的、远东—亚洲的,含日本文学、菲律宾的、马尔加什的)文学,特别是口头形式的文学。

他在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比较不是理由》中阐述了他的理论。后又将其理论在《面向全球的比较理论》、《(真正的)总体文学论文集》、《世界文学新论文集》等著作中进行了提炼、升华。

他曾固执己见,写了一篇不提任何作家名字的有关法国文学的长篇文章。用以证明,如果没有各大洲不同作家给予

① 见《关于诗学翻译的讨论会》,伽利玛出版社,1987年。——作者注

法国文学各种养分的话，便无法国文学可言。

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学习了一种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以便让人了解澳大利亚土著的文学。他从澳大利亚土著文学中，在变化无穷的生活条件、社会条件、经济条件，乃至殖民条件中，又发现了一些隐藏着上述的不变量。

希望在中国即将出版的译文，能给未来的比较理论带去一些来自欧洲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

他模仿世上流行的有英文癖的人们之提法，以讥讽的口吻大胆地提出了：

由比较文学构成的后艾田伯时代。

不过，他本人比其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要谦虚得多。他在晚年，经常对我说：“我真的一无所知，”并常常补充道：“我对自己的语言绝非了如指掌。”

但是，谁也不会像中国人期望的那样，活到一万岁。我们应该感谢他在其九十二年的生命旅程中，已经为各国人民的文化与交流，做了许许多多。

如果说他仅给我们留下其文化宏愿的一个印记的话，除了他所写的著作，他所教授的课程之外，那就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他在法国完成的创举，即他主编的《东方名著丛书》^①。该丛书现在由雅克·达尔继任主编。

2003年12月

^① 当然，大家都知道他的著作《中国之欧洲》（已译成中文）、《我们了解中国吗？》和《孔子》。——作者注

目 录

1	序言 艾田伯夫人
1	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 罗芄译
50	《世界文学新论》序言
60	关于文学批评
90	是否应该修正世界文学的概念
115	为何以及如何培养世界文学研究者
127	一种小说的起源，还是不同小说的不同起源
150	法国文学总览
174	略谈格诺和道家学说
183	象征主义在国外
201	一位伟大的诗人：毛泽东
204	双重启示
210	最有希望的文学
214	马古利埃及其《汉语和汉字》
222	译后记

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①

罗 芃 译

第一章 引 言

比较文学的危机

Krise der Komparatistik,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rise de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②还应该用塞尔维亚语、日语……来说。用“危机”这个字眼虽然有趋时之嫌，虽然时下人们作文著书，不问什么题目，为了吸引读者，一律把青楼的红灯拿来乱挂，但是比较文学经历了无妨称之为危机的遭遇，这却是事实，而且少说也有二十年了。我在这本书里自告奋勇来给比较文学的危机做一番诊断，目的是开个药方，至少是建议几

① 此篇译文原刊登在《国外文学》1984年第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 分别为德文、英文、法文，意思是“比较文学的危机”。

味药。能不能达到目的,那只有天知道。一切沙文主义均可休矣……

斯特拉斯堡大学文学系讲师马利尤斯-弗朗索瓦·基亚(Marius-François Guyard)的著作《比较文学》(*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初版于1951年,收在《我知道什么?》丛书中。这是一本通俗读物,可是却引起了专家们的争议。基亚把巴黎大学教授让-马利·伽列(Jean-Marie Carré)抬出来为他作序,但是仍旧无济于事,对这本书的反应到处都很冷淡,而尤以美国为甚。C·S·布朗(Calvin S. Brown)写书评批评这本书,他刻薄地指出,我们这位同胞把比较文学者的工作归入以下几项:法国作家在国外,外国作家在法国,外国文学的相互影响。这样一来,如果美国比较学者赋予美国文学以同样的中心地位(the same central position),谁又能奈何他们?再说,如果阿拉伯人,至少说穆斯林夸耀他们的语言是神的语言——在他们看来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如此得天独厚的文学,他们认为应该居于各国文学之首,谁又能奈何他们?再说中国,它具有四千年可以考证的文明,不久将会拥有十亿人口,如此泱泱大国,连国名也很了不起——中心之国、中央帝国,它为什么不能要求它的文学具有基亚先生这位爱国志士为他的国家的文学所要求的地位?布朗先生在美国这样一个意识到(可能有些过分)自己力量的国家对基亚先生的理论提出怀疑是没有错的。基亚先生的方法确实太荒唐(that way madness lies)。

我在申请获得让-马利·伽列去世后空下的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席时毫不掩饰地说,假如批准我进入这个讲堂,我将

在这门学科中引进一种新观念。我入选之后,校长萨拉耶(Saraille)先生把刊载着我的意见的《巴黎大学年鉴》(*Annal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赠送予我。由于文章篇幅的限制,我只写了短短几页,题目是:《比较文学或比较不是理由》(*Littérature comparée ou comparaison n'est pas raison*)。前不久,《比较文学评论》(*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的一期专号(1953年1—3月号)《比较文学的目标》(*Orientations en Littérature comparée*)似乎是按照它的方式对基亚先生的几篇文章做了回答。专号不但介绍了法国的比较文学观点,而且介绍了德国的、美国的、意大利的观点。在这期专号中,西蒙先生(Franco Simone)谈到克罗齐的美学,谈到贝内狄多(Luigi Foscolo Benedetto)先生过去讲“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是两门不同的学科,都是合理的”,他认为这话是正确的。可是,西蒙先生认为比较文学“有一点离经叛道”,而且有一位德国人又几乎把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混为一谈。还有一点令人遗憾的是,专号里没有一篇文章介绍苏联比较文学的状况。不错,那里曾把这门资产阶级的学科革出教门!1950年,法捷耶夫不是在《真理报》上给卢卡契加上比较学即世界主义,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差不多就是资本主义的帮凶)的罪名吗?幸好,这已经事过境迁了。1958年,波兰罗兹大学罗兹科学学会(*Societas Scientiarum Lodziensis*)由斯克瓦格金斯卡(Stefania Skwarczynska)、齐纳德罗斯基(Jan Trzynadlowski)和奥斯特洛夫斯基(Witold Ostrowski)领导出版了一份杂志,现在共出了七期,刊名用三种语言标出,光看刊名就明白杂志的纲领:*Zagadnienia Rodzajów Literackich, Voprosy literaturnyh zanrov, Les*

problèmes de genres littéraires。^① 1962年10月26日到29日,匈牙利科学院在布达佩斯组织了一次比较文学国际会议,与会者不但有(除了阿尔巴尼亚和中国以外的)社会主义世界的代表,而且有比利时、瑞士、荷兰和法国等国的代表,还有“前官员”、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施密特(W. -A. -P. Smit)先生。既然社会主义认识到比较文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那么根据基亚先生的标准所设想的比较文学就更显得孤陋了。1958年《历史问题》(*Voprosy Istorii*)批评苏联学者与世界其他地方相隔绝(事实上,不了解欧洲文化就无从理解罗蒙诺索夫,不了解法国、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就无法理解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可是偏偏在同一年,基亚先生的《比较文学》照1951年的样子原封不动地再版,这真叫人啼笑皆非。

政治和比较文学

目前,比较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反对一切沙文主义和地方主义。他们必须最终认识到,没有对人类文化价值几千年来所进行的交流的不断认识,便不可能理解、鉴赏人类的文化,而交流的复杂性又决定了任何人也不能把比较文学当作一种语言形式或某一个国家的事,包括那些地位特殊的国家在内。

这并不是说某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人民不能偏重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只不过政治切不可干预过多,歪曲了研究这些特殊问题的作用。比如,在1962年布达佩斯会议的开幕式上,留巴科耶娃(Nieoupokoieva)女士继维亚努(Vianu)

^① 意为《文学体裁问题》。

先生之后做报告,先是赞扬法国学派,批评美国学派,因为她对美国学派否定文学的民族性大为恼火,然后莫斯科科学院这位深孚众望的院士谴责资本主义世界企图把西欧比较文学史当作高人一等的东西来研究,可是她又肯定了这次会议的一个议题:进行东欧和巴尔干半岛比较文学的研究。我当时大致是这样回答她的:两者必居其一。假如大家同意——我就完全同意,由于地理、历史以及今天政治的原因,社会主义世界可以着重研究多瑙河国家、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之间文化,特别是文学的关系,那么就应该同意,同样由于地理、历史以及今天政治的原因,西欧人民可以着重研究受古罗马文明影响的国家之间文化,特别是文学的关系。这些国家包括:意大利、古伊比里亚半岛、法国、英国、西德;再加上北非也未尝不可。只有一点,就是无论东方或西方,都要避免使比较文学的区域研究成为高层政治手段的借口或伪装。

我有时可以从某些德国人所主张的比较文学中窥视到欧洲梦的影子,这曾是好人的梦,后来希特勒也做过这样的梦,它使我们担心,而我们苏联同行的忧虑当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不错,并不是出了希特勒这个疯子,欧洲才感觉、希望成为一个整体的;不错,我们看到,从古代到中世纪,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从第一帝国到今天,罗马帝国、查理曼大帝、查理五世、路易十四、拿破仑、俾斯麦,尽管使用的语言不同,却都不断地追求并且也曾几度实现过欧洲的统一。^①但是,不能因为

^① 查理曼大帝,西欧早期封建帝国查理曼帝国的创建者;查理五世、德国皇帝、路易十四、法国国王都曾企图建立统一的欧洲。

现在又有人想重建统一的欧洲——在这方面最惹人注意的是共同市场和原子能经营集团,于是乎比较文学也打算任意地重新建立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心。这样做,得利的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的欧洲。同样,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因为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就以此为借口否认或贬低它们与西欧古老的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值得庆幸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在布达佩斯会议上的发言和报告表明,我过去从苏联报刊上了解到的一种理论立场在留巴科耶娃的论文里表现得越发顽强,然而其他代表却不乏眼力地,有的甚至有胆识地做了轻微的修改。开幕式的报告和最后决议的措辞都证明,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比较学者虽然在用语上有分歧——这些分歧在不久的一天也许会缩小[我特别想到“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几个词的用法,这几个词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语言中意思完全不同,不过路易·阿拉贡最近的《布拉格演讲》(*Discours de Prague*)好像用了通常的含义],然而在比较文学的对象和方法这个基本点上是基本相通的。

第二章 先决问题:书目和工作语言

比较文学的教学必须集中

这是比较文学必须满足的条件。当然有必要说明怎样才能满足这些条件。

现在时兴的是权力分散,这是有好处的,因为权力过分